

李白与样板戏

孔庆东

名人堂

今天一早,主任来电话,要我赶到学校去改考研试卷,遂匆匆赶去。见到许久未见的一些同事,彼此都很高兴,说了些腰瘦肚子胖的问候语,便各自为战。

每年的阅卷,是老师们开心的一天。因为报考研究生的人五花八门,每本卷子除了几个严肃认真的以外,多数都是胡乱答的。真搞不懂很多朋友为什么花了报名费,而几十个填空题却一个都不对,也许就是为了满足一把“咱也考过北大”的瘾?

比如世界上最早的史诗,有人答曰:“摩罗,巴塞罗那”。论述题之一是李白、李贺和李商隐的共通处。有高人答了八点:第一都姓李,第二都是唐朝的,第三都是诗人,第四都爱国,第五都很勤奋,第六都文笔流畅,第七写诗都合乎格律,第八都很有才。我主张给零分,但其他老师害怕考生告状,主张尊重人权,言论自由。我思忖这对于那些答得特别精彩的考生未免不大公平,比如有人不屑于

论述,而是拿出真功夫,默写了四首李白的诗,三分之二都写对了,只出现了一些“窗前明月光”和“下流直飞三千尺”之类的怪句,却只得了4分。

另外一道要求论述“新批评”的题,是文学理论的老掉牙的题。对于学欧美文学专业的考生来说,熟悉程度应该相当于“三季”的,却也有很多人不会。有位考生写道:“本来想学孔庆东老师提前交卷,可是监考老师不让交卷,题又看不懂,真他妈难受呀。”另有奇才,写了一篇专门教训北大老师如何尊重传统文化的檄文。还有个“愤青”写道:“这就是传说中的北大老师出的题呀?我一个也不会!请问你们出这种题有什么用?看来北大真是堕落了。”另一位老师总结说,考场上最能发挥出人的才华,一是愤怒出诗人,二是绝望出诗人;我们的考题把这两种奇才都给召唤出来了,建议把这些考生都录取到文学创作专业,由曹文轩老师或者孔庆东老师亲自栽培。我

说饶了我们吧。

晚上看戏曲频道,年轻演员们演的京剧《红色娘子军》,演得非常幼稚,但看出非常用功,观众们每每报以热烈的掌声。一是赞扬这个戏,二是鼓励演员们。要这些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理解“革命文艺”,确实太难了。里面的坏人演得好,因为不用费力,本色即可。而好人演得艰难,因为演员要竭力去想象“好人的样子”。后来,有报纸发表文章《红色样板戏重焕“青春”》,专家观众热议经典》。上海京剧院副院长黎中诚说,在近些年的演出中,有些院团曾试图软化样板戏特有的政治情节,对一些台词做过微调,可是这样

的演出却换来了观众的倒彩。观众闹得太厉害了,演员不肯再用新词演唱。

是的,我们能够允许那些充满封建思想的旧戏原汁原味地演出,为什么不能容许“革命文艺”原汁原味呢?

一系列样板戏的重演证明,样板戏是艺术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。很多演员演出旧戏时,可以照猫画虎蒙混过关;可是一演样板戏,就立刻露出真实的水平。从主题立意到人物塑造,从唱词念白到音乐武打,样板戏样样都是千锤百炼,炉火纯青,确实是京剧演员的试金石。样板戏演不好,就甭谈什么弘扬京剧艺术,更甭谈什么走向世界了。经过三十年的风雨洗礼,样板戏像李白、李贺和李商隐的诗歌一样,依然巍然屹立,傲视艺坛。正如娘子军连党代表洪长青所唱:“众望所归根基牢,宏图大展云路遥。且看明朝椰林寨,万紫千红分外娇。”

理发趣事

石嘉

我以往理发,是单位里一位同事代劳,他的手艺不错,理得很仔细。后来,这位老兄荣升了一个小官,我们彼此间便不再提剃头的事了。

如何修理乱糟糟的头颅呢?任凭你有天大的本领,反正不能自个儿给自个儿剃头吧。如今街面上理发店里干男活儿的较少,而且价钱太贵。于是我盘算着让妻为我理发,权当让她拿我的脑袋练本事。一回生,二回熟,即便剃砸了,自家入也不计较。

我把理发的事告诉了妻,见她也不置可否,便忙不迭地买来推子和剪子。回家将这些家伙一亮,便拉开架势让妻给我剃头。她倒吃了一惊,说:“这是玩儿的吗?我不会剃头,你硬难为我咋的?”我横下心,剃成阴阳头也不在乎,非让妻试试不可。

她拗不过我,便战战兢兢地拿起推子,一家伙下去只剃几根头发。愈胆小愈出错,头发未断,她便夹在推子里往外拔,疼得我大叫不止。妻此时已是骑虎难下了,总不能将我这个豁口儿脑袋撇下不管吧?她索性扔了推子,清一色用剪子在我脑袋上操作起来,这一招儿叫“扬长避短”,挺灵。原来她素常为女士们剪头,都是使用剪子这般“兵器”,技艺娴熟。“咔嚓咔嚓”,三下五去二,齐活儿,顺顺当当就把我的头发料理停当。对镜子细端详,鬓角头型有模有样,妻与我皆大欢喜。

第二日晚上妻问我:“你理了发,在单位里别人看了怎样说?”我说:“谁吃饱撑的,稀罕我这头干啥?”妻一脸扫兴,沉默不语。其实,我在同事跟前早张扬过了,老婆给我剃的头——往后修理脑袋不用花钱,在家里就可把事儿办妥。

寻找春天

仲利民

春天在哪里?春天在乡下,春天在田野里。

春节刚过,鞭炮的声音还在耳畔萦绕;遍地红红的碎纸屑,还洋溢着喜气躺在地面上;大红的春联在门上,一脸绯红,眉开眼笑地向你打着招呼。麻雀经过一个冬天的忍耐,有些迫不及待地展起翅膀,站在树梢上歌唱春天的到来。那嗓音虽有些单调,甚至是粗糙,却无法掩饰情不自禁的喜悦。

成片的麦田有了精神,绿得更加兴奋。它们挺起身姿,准备拔节生长。原本瑟缩在地面的野草也舒展身体,和麦苗之间展开了竞争。几阵春风吹过,暖和的气流像是在轻轻抚摸,让人感到格外舒服。柳树不知不觉间绿得生动起来,那些细小的嫩芽儿悄悄地钻出了柳条的身体,爆裂开来。它们和这个春天一起生长。

最先在春寒料峭中绽放花苞的是迷人的樱桃花。似乎是在一夜间,她就把细小的花苞挂满了枝头,那么密,那么齐,在细细的枝条上争先恐后地涌出来,空气里飘荡着香甜的味道。紧接着,桃花、杏花,不甘人后竞相绽放。乡下的春天荡漾着迷人的气息。

许多城里人开始朝田野里奔跑,追寻春天的脚步。他们在公园里寻找春天的讯息。可惜,公园里的花开得太懦弱了,它们不是怒放,而是娇小地喘息着,甚至有点弱不禁风地颤抖,没有乡村的花儿奔放的野气,让人看了有点失望和无奈。

而乡下的花儿多好!整个土地上,一片片的,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紫的、淡蓝的、浅绿的、粉红的,就像七彩颜料倾倒在那里。令人目不暇接。眨眼又换了一种色彩,转眼就冒出一一种不知名的花朵,让你醉在那片花朵的世界里。

那些花儿不仅被智慧的人类所感知,连蜜蜂也辛勤地穿梭其间。养蜂人的脚步就是花朵绽放最诗意的律动,他们总是在花儿绽放的高潮中最先抵达,采出最及时的精华,酿出最甜的蜂蜜。

春天在哪里?春天在辛劳人的心中。他们总会在最好的时光酝酿一年的计划,辛勤地劳作,把最好的果实奉献给世人。春天,是充满希望的季节,是属于勤劳人的季节,是脚踏实地的追求者的季节。

朋友,你寻找到自己的春天了吗?



环渤海风光

北京颐和园万寿山

储著斌摄

曾读过这样一个故事:一个女儿在出嫁前请教自己的母亲,将来如何把握自己的婚姻?

母亲笑而不答,只是用双手轻轻捧起了一把沙子。沙粒整齐地堆放在母亲的手心,像一个尖尖的小丘。忽然,母亲紧握起自己摊开的十个手指,只见沙子迅速地洒落下来。母亲说,婚姻就像手心的这一捧沙子,你握得太紧,就会洒落;只有摊开手掌,放松了才能抓到更多。

不要握得太紧,也不要抓得太松,给对方足够的时间、空间和自由,这就是婚姻。

永远不要把婚姻看作一张只写了两个人名字的纸。婚姻是无数粒沙子聚成的塔,需要经年的堆砌

婚姻就像沙做的塔

方益松

与累积。经过岁月的洗礼与沉淀,婚后的爱情有机地融入了柴米油盐酱醋茶,并且失去了恋爱最初的光芒和繁华。就像是无数粒毫无光泽与生机的沙子,经过长期的风化,只剩下洗尽铅华的真实与普通。但是,即使是这平实的婚姻,也来不得半点的松弛与懈怠,就像堆砌成塔的沙粒,既然有缘聚合,就难免会有不停的冲撞与磨擦。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,需要双方的接纳与忍耐,容不得任何一方的退缩与回缩。婚姻是一潭无风的水,总要人为地制造波澜;但这波澜只是修饰与点缀,任何的风吹草动,任何

一方的放弃与紧逼,都会让婚姻之塔倒塌。

婚姻需要闭上一只眼睛,用欣赏的眼光去品味和发现对方。建好一座塔需要几十年的艰辛与磨难,而摧毁一座塔却往往只在一瞬间。即使身处沙漠,只要心中有了绿洲,生活中处处充满希望。婚姻也同样如此。在生活的艰辛与磨砺中,把风霜雪雨当作一种修饰与点缀;你可以疲惫了心情表情,但永远不要忘记为婚姻之塔添砖加瓦。不要忽略每一粒沙子,因为任何一丝倦怠都可以使婚姻之塔倒塌。

聚沙成塔。最先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一个智者,并且是婚姻生活中的佼佼者。

谈天说地

晒衣橱

水果

每逢换季,都要花上一整天的工夫在家里彻底地清理一次衣橱。这个习惯深受我的姥姥和妈妈的影响。

年幼时,在江南老家,每到换季,遇上艳阳高照的日子,爱干净的姥姥总是喜欢在自家门前支起一个晒场,把陈年衣物全部拿出来晾晒。一年四季的衣物一一呈现在阳光下,享受一次从早到晚的

日光浴。

妈妈也是如此。我家住的是板楼,前后两个阳台就是妈妈的晒场。每次她翻箱倒柜地把所有家当都拿出来晾晒,一边双手麻利地折叠这些衣物,一边还会用脸去触碰衣物上的暖流,那娴熟陶醉的身影像极了我的姥姥。

我要是不到收拾衣橱的时候,不知道自己闲置的衣物居然有这么多。每

天打开衣柜,总是愣愣地站在原地发呆,不知道该怎么穿什么?一边嫌自己的衣服太少,一边又嫌装衣服的柜子太小。

衣橱见证了我的成长,每一件衣裙都体现了我不同时期的成长与蜕变。

少女时期我喜欢穿白衣,留齐腰的长发;受琼瑶小说的影响,自以为这样的装扮很纯情。青春时期迷恋过紫色,一年四季从内到外所有的衣服都与紫色有关。甚至连眼影和唇彩都是紫色系的妆容。

过了二十五岁,我在穿衣打扮方面开始变得大胆起来,什么颜色什么风格的衣服都敢尝试。从大

红大绿的中式旗袍、肚兜、披肩,到各种颜色图案的裙子和T恤,无论多么夸张的造型都无所顾忌。这个时期的我自认为已经成熟,视青春为最大的资本,内心充满勇气,无所畏惧。

成年以后,开始偏爱穿黑色系和灰色系的衣服。近期,突然对米色系的衣服有了兴致,于是一时冲动买了这个色系不同款式的衣裙。穿在身上,觉得颇为吻合我目前的心境——朴素、淡雅、平和、安静,有一种波澜不惊的大气,一种不动声色的女人味。

当我把全部家当一一呈现在床上,立即堆起一座

小山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办公桌上名片夹里那厚厚的一摞名片,和某个人在某个场景下相遇,彼此交换过名片,从此再无联系。那些陌生的名字,印在纸上,面容模糊,形同陌路。

然而,我却舍不得像扔掉一张名片一样,把陪伴我成长的衣服随便处理掉。每一件衣服,都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我;每一件衣服,上面都留着我成长的痕迹;每一件衣服,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,它们叫回忆。

如今,我变成了这样的女子,喜欢穿深色系和素色系的衣服,在明与暗中转换我的角色,不张扬、不追求奢华、不标新立异。

